

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夹金山下，一群“00后小红军”的主角时刻

没有配角的舞台
“我想知道她是谁”

舞台上，红军战士在驻扎点架起属于医疗点的红十字旗，不远处，是高高耸立的皑皑冰峰。

“你的伤已无大碍，这里天冷，多动一动，身体会暖和些。”陈美妮饰演的红军军医对被土匪打伤的村民说。

这是她在场歌舞剧中，最重要的4句台词。更多时候，她是为村民提供帮助、在雪山上艰难跋涉、和藏族同胞们一起舞蹈的红军战士之一。

“所以刚进这个剧组时，我有一点不太上心，觉得只是来做群演的。”这是陈美妮成为舞蹈演员的第二年，她有一张上镜的小脸，笑起来会露出一颗小虎牙，当麻花辫一扎、戏服一换，就是活脱脱的红军小战士。

不过，这位“小战士”一开始在排练中被导演狠狠教训了，“他说，这出戏里没有配角，你们要有自己的人设。”直到现在，陈美妮都记得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“当时我就想，要进入我的那个人设中，首先，我想知道她是谁。”

一位“00后”女孩，开始想要更深地走进一位90多年前的同龄人。

其实，这本身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。1935年6月，红军在四川省宝兴县翻越终年积雪、空气稀薄的夹金山，实现以最小损失和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。

但这一次，陈美妮感受到了寥寥数语背后的曲折和壮阔。

在舞台上，她和伙伴饰演的红军战士要为受伤的藏族同胞疗伤、为当地孩子上课，在一点一滴的相处中，消除村民对这支队伍的抗拒。

“真实历史也是这样的。”丁一是这出歌舞剧的编曲。在筹备阶段，主创团队数次前往雅安宝兴采风。在夹金山下的藏寨碉堡，一位年纪很大的爷爷告诉丁一，当年得知红军将抵达时，村民们都躲进了村外高山的大小褶皱里，他们都怕，怕这支队伍和土豪劣绅一样，只会欺压百姓。

结果，村民们看见的是红军抵达碉堡后纪律严明，不进百姓的房屋、不拿一针一线；累了，就坐在道路两旁休息，饿了，就吃自己带的干粮炒面。

“所以，当演到藏族同胞接纳了我们队伍，一位战士将红军帽递给小朋友时，我有了发自内心的反应。”在这一幕里，本来站在人群后的陈美妮，看见孩子举着红军帽开心炫耀时，她也不禁用手摸了摸自己帽子上的红星，“我在说，我也很荣幸，能成



陈美妮(右)在歌舞剧《红军伞》中扮演一位军医。



谢幕时分，演员们流下了泪水。

名红军战士。”

他们不是单独一个人
而是一种精神

当角色以另一个独立灵魂的姿态和演员们交融时，舞台上的所有反应，都成为自然流淌的讲述。

在全剧的重头戏——翻越夹金山的部分，饰演藏族村民的周金蓝在后台泣不成声。这是21岁的她首次参演歌舞剧，她看见了红军战士们穿着草鞋在暴雪中手拉手向上走的艰难；气候多变，核桃大小的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时大家无处躲藏的无奈，更有倒下后再也没起来的悲鸣……

“只要想到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、很遗憾。”周金蓝通红着眼睛。她专门了解过，红军战士在翻越夹金山时，带的是干辣椒、烧酒，拄的是木棍竹竿。而夹金山上，正漫天飞雪，其中最可怕的是雪塘，看起来不显眼，可人一旦踩上去，就要陷到雪窝里，再也爬不出来。

“但我们的乡亲，还主动为红军带路。”走上舞台布景的“夹金山”，陈美妮想起的是带给她力量的一幕。那是为红军带路的藏族同胞，坚定离开家，和部队一起，踏上祖辈传说中“鸟儿

飞不过”的大雪山。

“这是真实发生过的。”丁一说，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里，保留着91年前为红军当向导的藏族老人的照片。红军送给他一盏马灯，并给他取名“马灯红”，后来，老人正式使用“马登洪”这个名字，“马”也成为他们家族的姓氏。

如今，马爷爷的孙女马花时常为游客讲起爷爷的故事，她说爷爷将这一路的震撼讲了一辈子，但说得最多的，却是在临出发的夜晚，红军怕他冷，将一床毯子盖到了他身上，“爷爷说，那样的关心，做不得假。”马花说。

这些真实讲述带来震撼，都被一点点融进了每个人心里。

“我们演绎的他们，不是单独的一个人，而是一种精神。”陈美妮记住了一组数字，20岁，这是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的平均年龄；不少于16.6万名，这是战死或失散在长征途中的战士人数。

但她更看见数字背后的滚烫，“他们是鲜活的人，在长征路上可能会养小动物，会说起梦想和未来，是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。”

21岁的吉藏央青在甘孜州的草原上长大，如今她在演绎红军翻越夹金山的故事时，会想起从小听过的关于红军在家乡过草地的讲述，“我的童年和现在、

故乡和梦想，就这样被长征串了起来，它们正闪闪发光地指向我的未来，去做艰难但正确的事。”

做自己的主角
走好自己的长征

歌舞剧《红军伞》的最后一幕，是夹金山下，一棵硕大的蟠龙雨伞形松树傲然挺立，老去的藏族同胞在树下，对着眼前的年轻人讲述起这一段91年前的传奇史诗。

当灯光再重新亮起，故事中的所有人重新出现在舞台上，伤好的藏族同胞、年轻的红军战士、还没长大的小朋友……台下掌声响起，周金蓝站在演员中开始哽咽，吉藏央青和同伴随着音乐舞蹈，陈美妮说，这就是她心中，属于每个人的主角时刻。

陈美妮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。那个曾经想做舞蹈家却阴差阳错成为演员的姑娘，感觉心里突然就产生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，那就是面对一件看似不可为而必须为之的事，不去迷茫和彷徨，而是拼尽全力去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。

她说，自己未来的路变得清晰，“91年前的他们，都是长征路上的主角；91年后的我们，要走好自己的长征。”

演出的后劲儿，同样影响着编曲丁一。这个土生土长的雅安作曲家，在演出后的第二天，决定再去一趟真正的红军伞。

一路上，处处都是那场伟大跋涉留下的痕迹。

在雅安市宝兴县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里，展览前言将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的意义概括为“给红军继续挥师北上奠定坚实基础，长征在这里翻开新的一页”。但更为具象化的，是这里保存着的那些细节，打满补丁的军装、破旧的草鞋、写上革命标语的门板，还有当地老乡口口相传的往事。

从宝兴县城到硃砂的路上，宝兴河汤汤而过。红军经过时抢修的栈道，如今依然可见；红军誓师的大草坪上，今年已经迎来丰收；红军主力团曾驻扎的锅庄房，早已被村民们簇拥着建起新房。

终于，在硃砂湖边，见山望水，青山环绕，山梁上，一棵松树郁郁葱葱，那是当年百姓们沿着红军翻山走过的路，搜寻到的红军遗体安葬处，当时，他们特意在烈士的坟旁栽种了一棵松树，每年凭吊怀念。

如今，这棵特意栽种的松树已长成蟠龙雨伞状的大树。

距离红军第一次抵达这里，翻越夹金山，已经过去91年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李佳雨 杨涛 摄影报道